

中国古典小说普及丛书

〔清〕 韩邦庆 著

海上花列傳



詩經



中国古典小说普及丛书

〔清〕

韩邦庆 著

焦裕银
郭筠修

校点

海上花列傳

齐鲁书社

鲁新登字07号

中国古典小说普及丛书

海上花列传

〔清〕韩邦庆 著

焦裕银 校点
郭筠修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4插页 330千字

1993年5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4次印刷

印数 60001—73000

ISBN 7—5333—0338—5

I·121 定价：9.20元

自序^①

或谓六十四回不结而结，甚善。顾既曰全书矣，而简端又无序，毋乃阙与？

华也怜依曰：是有说。昔冬心先生续集自序，多述其生平所遇前辈闻人品题赞美之语，仆将援斯例以为之，且推而广之。凡读吾书而有得于中者，必不能已于言。其言也，不徒品题赞美之语，爱我厚而教我多也。苟有以抉吾之疵，发吾之覆，振吾之聩，起吾之疴，虽至呵责唾骂，訾谤诙嘲，皆当录诸简端，以存吾书之真焉。敬告同人，毋阂金玉！

光绪甲午孟春，云间华也怜依识于九天珠玉之楼。

① 题目系校点者所加。

例 言

此书为劝戒而作，其形容尽致处，如见其人，如闻其声。阅者深味其言，更返观风月场中，自当厌弃嫉恶之不暇矣。所载人名事实俱系凭空捏造，并无所指。如有强作解人，妄言某人隐某人，某事隐某事，此则不善读书，不足与谈者矣。

苏州土白，弹词中所载多系俗字，但通行已久，人所共知，故仍用之，盖演义小说不必沾沾于考据也。惟有有音而无字者，如说勿要二字，苏人每急呼之，并为一音，若仍作勿要二字，便不合当时神理，又无他字可以替代，故将勿要二字并写一格。阅者须知勳字本无此字，乃合二字作一音读也。他若哩音眼，嚷音贾，耐即你，俚即伊之类，阅者自能意会，兹不多赘。

全书笔法自谓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惟穿插藏闪之法，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竟接连起十余波，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随手叙来并无一事完，全部并无一丝挂漏；阅之觉其背面无文字处尚有许多文字，虽未明明叙出，而可以意会得之。此穿插之法也。劈空而来，使阅者茫然不解其如何缘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舍而叙他事矣；及他事叙毕，再叙明其缘故，而其缘故仍未尽明，直至全体尽露，乃知前文所叙并无半个闲字。此藏闪之法也。

此书正面文章如是如是，尚有一半反面文章，藏在字句之间，令人意会，直须阅至数十回后方能明白。恐阅者急不及待，特先指出一二。如写王阿二时，处处有一张小村在内；写沈小红时，处处有一小柳儿在内；写黄翠凤时，处处有一钱子刚在内。此外每出一人，即核定其生平事实，句句照应，并无落空。阅者细会自知。

从来说部必有大段落，乃是正面文章精神团结之处，断不可含糊了事。此书虽用穿插藏闪之法，而其中仍有段落可寻。如第九回沈小红如此大闹，以后慢慢收拾，一丝不漏，又整齐，又暇豫，即一大段落也。然此大段落中间仍参用穿插藏闪之法，以合全书体例。

说部书，题是断语，书是叙事。往往有题目系说某事，而书中长篇累幅竟不说起，一若与题目毫无干涉者，前人已有此例。今十三回陆秀宝开宝，十四回杨媛媛通谋，亦此例也。

此书俱系闲话，然若真是闲话，更复成何文字？阅者于闲话中间寻其线索，则得之矣。如周氏双珠、双宝、双玉及李漱芳、林素芬诸人终身结局，此两回中俱可想见。

第廿二回，如黄翠凤、张蕙贞、吴雪香诸人，皆是第二次描写，所载事实言语，自应前后关照。至于性情脾气，态度行为，有一丝不合之处否？阅者反覆查勘之，幸甚！

或谓书中专叙妓家，不及他事，未免令阅者生厌否？仆谓不然，小说作法与制艺同：连章题要包括，如《三国》演说汉、魏间事，兴亡掌故瞭如指掌，而不嫌其简略；枯窘题要生发，如《水浒》之强盗，《儒林》之文士，《红楼》之闺娃，一意到底，颠倒敷陈，而不嫌其琐碎。彼有以忠孝，神仙，英雄，儿女，赃官，剧盗，恶鬼，妖狐，以至琴棋书画，医卜星相，萃于一书，自谓五花八门，贯通淹博，不知正见其才之窘耳。

合传之体有三难：一曰无雷同，一书百十人，其性情言语面目行为，此与彼稍有相仿，即是雷同。一曰无矛盾，一人而前后数见，前与后稍有不符，即是矛盾。一曰无挂漏，写一人而无结局，挂漏也；叙一事而无收场，亦挂漏也。知是三者而后可与言说部。^①

^① 作者所撰此例言，原随《海上花列传》分期断续刊载于《海上奇书》封底，全书石印本初版未收入。此据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版之《海上花》辑入。

目 录

自 序

第 一 回	赵朴斋咸瓜街访舅	洪善卿聚秀堂做媒	1
第 二 回	小伙子装烟空一笑	清倌人吃酒枉相讥	6
第 三 回	议芳名小妹附招牌	拘俗礼细思翻首座	11
第 四 回	看面情代庖当买办	丢眼色吃醋是包荒	16
第 五 回	垫空当快手结新欢	包住宅调头瞒旧好	21
第 六 回	养因鱼戏言徵善教	管老鸨奇事反常情	26
第 七 回	恶圈套罩住迷魂阵	美姻缘填成薄命坑	31
第 八 回	蓄深心劫留红线盒	逞利口谢却七香车	35
第 九 回	沈小红拳翻张蕙贞	黄翠凤舌战罗子富	40
第 十 回	理新妆讨人严训导	还旧债清客钝机锋	45
第 十 一 回	乱撞钟比舍受虚惊	齐举案联襟承厚待	50
第 十 二 回	背冤家拜烦和事老	装鬼戏催转踏谣娘	55
第 十 三 回	挨城门陆秀宝开宝	抬轿子周少和碰和	60
第 十 四 回	单拆单单嫖明受侮	合上合合赌暗通媒	65
第 十 五 回	屠明珠出局公和里	李实夫开灯花雨楼	69
第 十 六 回	种果毒大户揭便宜	打花和小娘陪消遣	74
第 十 七 回	别有心肠私讥老母	将何面目重责贤甥	79
第 十 八 回	添夹袄厚谊即深情	补双台阜财能解温	84
第 十 九 回	错会深心两情决冷	强扶弱体一病缠绵	89
第 二 十 回	提心事对镜出谰言	动情魔同衾惊噩梦	94
第 二 十 一 回	问失物瞒客诈求签	限归期怕妻偷摆酒	99
第 二 十 二 回	借洋钱赎身初定议	买物事赌嘴早伤和	104
第 二 十 三 回	外甥女听来背后言	家主婆出尽当场丑	109
第 二 十 四 回	只怕招冤同行相护	自甘落魄失路谁悲	114
第 二 十 五 回	翻前事抢白更多情	约后期落红谁解语	119

第二十六回	真本事耳际夜闻声	假好人眉间春动色	124
第二十七回	搅欢场醉汉吐空喉	证孽冤淫娼烧炙手	129
第二十八回	局赌露风巡丁登屋	乡亲削色嫖客拉车	134
第二十九回	间壁邻居寻兄结伴	过房亲眷挈妹同游	139
第三十回	新住家客棧用相帮	老司务茶楼谈不肖	144
第三十一回	长辈埋冤亲情断绝	方家貽笑臭味差池	149
第三十二回	诸金花效法受皮鞭	周双玉定情遗手帕	154
第三十三回	高亚白填词狂掷地	王莲生醉酒怒冲天	159
第三十四回	沥真诚淫凶甘伏罪	惊实信仇怨激成亲	164
第三十五回	落烟花疗贫无上策	煞风景善病有同情	169
第三十六回	绝世奇情打成嘉耦	回天神力仰仗良医	174
第三十七回	惨受刑高足枉投师	强借债阔毛私狎妓	179
第三十八回	史公馆痴心成好事	山家园雅集庆良辰	184
第三十九回	造浮屠酒筹飞水阁	羨隙偶渔艇斗湖塘	189
第四十回	纵玩赏七夕鹊填桥	善俳谐一言贻贵箭	194
第四十一回	冲绣阁恶语牵三画	佐瑶觞陈言别四声	199
第四十二回	拆鸾交李淑芳弃世	急鸩难陶云甫临丧	204
第四十三回	入其室人亡悲物在	信斯言死别冀生还	209
第四十四回	赚势豪牢笼歌一曲	惩贪黜挾制价千金	214
第四十五回	成局忽翻虔婆失色	旁观不忿维妓争风	219
第四十六回	逐儿嬉乍联新伴侣	陪公祭重睹旧门庭	224
第四十七回	陈小云运遇贵人亨	吴雪香祥占男子吉	229
第四十八回	误中误侯门深似海	欺复欺市道薄于云	233
第四十九回	明弃暗取攘窃蒙赃	外亲内疏图谋挟质	238
第五十回	软厮缠有意捉讹头	恶打岔无端尝毒手	243
第五十一回	胸中块《秽史》寄牢骚	眼下钉小蛮争宠眷	248
第五十二回	小儿女独宿怯空房	贤主宾长谈邀共榻	253
第五十三回	强扭合连枝姊妹花	乍惊飞比翼雌雄鸟	258
第五十四回	负心郎模棱联眷属	失足妇鞭笞整纲常	263
第五十五回	订婚约即席意徬徨	掩私情同房颜忸怩	268
第五十六回	私窝子潘三谋匪徒	破题儿姚二宿勾栏	273
第五十七回	甜蜜蜜骗过醋瓶头	狠巴巴问到沙锅底	278

第五十八回	李少爷全倾积世资	诸三姐善撒瞒天谎	283
第五十九回	攫文书借用连环计	挣名气央题和韵诗	288
第六十回	老夫得妻烟霞有癖	监守自盗云水无踪	293
第六十一回	舒筋骨穿杨聊试技	困聪明对菊苦吟诗	298
第六十二回	偷大姐床头惊好梦	做老婆壁后泄私谈	303
第六十三回	集腋成裘良缘凑合	移花接木妙计安排	308
第六十四回	吃闷气怒拚缠臂金	中暗伤猛踢窝心脚	313
跋			319
校点后记			320

第一回 赵朴斋咸瓜街访舅 洪善卿聚秀堂做媒

按：此一大说部书，系花也怜依所著，名曰《海上花列传》。只因海上自通商以来，南部烟花，日新月异。凡冶游子弟倾覆流离于狎邪者，不知凡几。虽有父兄，禁之不可；虽有师友，谏之不从。此岂其冥顽不灵哉？独不得一过来人为之现身说法耳。方其目挑心许，百样绸缪，当局者津津乎若有味焉。一经描摹出来，便觉令人欲呕，其有不爽然若失，废然自返者乎？花也怜依具菩提心，运广长舌，写照传神，属辞比事，点缀渲染，跃跃如生，却绝无半个淫褻秽污字样，盖总不离警觉提撕之旨云。苟阅者按迹寻踪，心通其意，见当前之媚于西子，即可知背后之泼于夜叉；见今日之密于糟糠，即可卜他年之毒于蛇蝎。也算得是欲觉晨钟，发人深省者矣。此《海上花列传》之所以作也。

看官，你道这花也怜依究是何等样人？原来古槐安国之北，有黑甜乡，其主者曰趾离氏，尝仕为天禄大夫，晋封醴泉郡公，乃流寓于众香国之温柔乡，而自号花也怜依云。所以花也怜依实是黑甜乡主人，日日在梦中过活，自己偏不信是梦，只当真的，作起书来。及至捏造了这一部梦中之书，然后唤醒了那一场书中之梦。看官啊，你不要只在那里做梦，且看看这书倒也无啥。

这书即从花也怜依一梦而起。也不知花也怜依如何到了梦中，只觉得自己身子飘飘荡荡，把握不定，好似云催雾赶的滚了去。举首一望，已不在本原之地了，前后左右，寻不出一条道路，竟是一大片浩淼苍茫、无边无际的花海。

看官，须知道“花海”二字不是杜撰的，只因这海本来没有什么水，只有无数花朵，连枝带叶，漂在海面上，又平匀，又绵软，浑如绣茵锦褥一般，竟把海水都盖住了。花也怜依只见花，不见水，喜得手舞足蹈起来，并不去理会这海的阔若干顷，深若干寻，还当在平地上似的，踟蹰留连，不忍舍去。不料那花虽然枝叶扶疏，却都是没有根蒂的，花底下即是海水，被海水冲激起来，那花也只得随波逐流，听其所止。若不是遇着了蝶浪蜂狂，莺欺燕妒，

就为那蚱蜢、蛱蝶、虾蟆、蝼蚁之属，一味地披猖折辱，狼籍蹂躏。惟夭如桃，秣如李，富贵如牡丹，犹能砥柱中流，为群芳吐气。至于菊之秀逸，梅之孤高，兰之空山自芳，莲之出水不染，那里禁得起一些委屈，早已沉沦汨没于其间！

花也怜依见此光景，辄有所感，又不禁怆然悲之。这一喜一悲也不打紧，只反害了自己，更觉得心慌意乱，目眩神摇。又被罡风一吹，身子越发乱撞乱磕的，登时闯空了一脚，便从那花缝里陷溺下去，竟跌在花海中了。花也怜依大叫一声，待要挣扎，早已一落千丈，直坠至地。却正坠在一处，睁眼看时，乃是上海地面，华洋交界的陆家石桥。花也怜依揉揉眼睛，立定了脚跟，方记得今日是二月十二日。大清早起，从家里出门，走了错路，混入花海里面，翻了一个筋斗，幸亏这一跌倒跌醒了。回想适才多少情事，历历在目，自觉好笑道：“竟做了一场大梦。”叹息怪诧了一回。

看官，你道这花也怜依究竟醒了不曾？请各位猜一猜这哑谜儿如何？但在花也怜依自己以为是醒的了，想要回家里去，不知从那一头走，模模糊糊，趑趄下桥来。刚至桥堍，突然有一个后生，穿着月白竹布箭衣，金酱宁绸马褂，从桥下直冲上来。花也怜依让避不及，对面一撞，那后生扑地地跌了一交，跌得满身淋漓的泥浆水。那后生一骨碌爬起来，拉住花也怜依乱嚷乱骂。花也怜依向他分说，也不听见。当时有青布号衣中国巡捕过来查问。后生道：“我叫赵朴斋，要到咸瓜街浪去，陆里晓得个冒失鬼，奔得来跌我一交。耐看我马褂浪烂泥，要俚赔个碗！”花也怜依正要回言，只见巡捕道：“耐自家也勿小心碗，放俚去罢。”赵朴斋还咕哝了两句，无奈何放开手，眼睁睁地看着花也怜依扬长自去。看的人挤满了路口，有说的，有笑的。赵朴斋抖抖衣襟，发极道：“教我那价去见我娘舅嘎？”巡捕也笑起来，道：“耐去茶馆里拿手巾来揩揩哩。”一句提醒了赵朴斋，即在桥堍近水台茶馆占着个靠街的座儿，脱下马褂。等到堂倌舀面水来，朴斋绞把手巾，细细的擦那马褂，擦得没一些痕迹，方才穿上。呷一口茶，会帐起身，径至咸瓜街中市，寻见永昌参店招牌，踱进石库门，高声问“洪善卿先生”。有小伙计答应，邀进客堂，问明姓字，忙去通报。

不多时，洪善卿匆匆出来。赵朴斋虽也久别，见他削骨脸，爆眼睛，却还认得。趋步上前，口称“娘舅”，行下礼去。洪善卿还礼不迭，请起上坐。随问：“令堂阿好？阿曾一淘来？寓来哪陆里？”朴斋道：“小寓宝善街悦来客棧。无姆勿曾来，说搭娘舅请安。”说着，小伙计送上烟茶二事。洪善卿

问及来意。朴斋道：“也无啥事干，要想寻点生意来做做。”善卿道：“近来上海滩浪，倒也勿好做啥生意哩。”朴斋道：“为仔无姆说，人末一年大一年哉，来咪屋里做啥哩？还是出来做做生意罢。”善卿道：“说也勿差。耐今年十几岁？”朴斋说：“十七。”善卿道：“耐还有个令妹，也好几年勿见哉，比耐小几岁？阿曾受茶？”朴斋道：“勿曾。今年也十五岁哉。”善卿道：“屋里还有啥人？”朴斋道：“不过三个人，用个娘姨。”善卿道：“人淘少，开消总也有限。”朴斋道：“比仔从前省得多哉。”

说话时，只听得天然几上自鸣钟连敲了十二下，善卿即留朴斋便饭，叫小伙计来说了。须臾，搬上四盘两碗，还有一壶酒，甥舅两人对坐同饮，絮语些近年景况，闲谈些乡下情形。善卿又道：“耐一干仔住来咪客棧里，无拨照应晚。”朴斋道：“有个米行里朋友，叫张小村，也到上海来寻生意，一淘住来咪。”善卿道：“故也罢哉。”吃过了饭，揩面漱口。善卿将水烟筒授与朴斋道：“耐坐一歇，等我干出点小事体，搭耐一淘北头去。”朴斋唯唯听命。善卿仍匆匆的进去了。

朴斋独自坐着，把水烟吸了个不耐烦。直敲过两点钟，方见善卿出来，又叫小伙计来叮嘱了几句，然后让朴斋前行，同至街上，向北一直过了陆家石桥，坐上两把东洋车，径拉至宝善街悦来客棧门口停下，善卿约数都给了钱。朴斋即请善卿进棧，到房间里。那同寓的张小村已吃过中饭，床上铺着大红绒毯，摆着亮汪汪的烟盘，正吸得烟腾腾的。见赵朴斋同人进房，便料定是他娘舅，忙丢下烟枪起身厮见。洪善卿道：“尊姓是张？”张小村道：“正是。老伯阿是善卿先生？”善卿道：“岂敢，岂敢。”小村道：“勿曾过来奉候，抱歉之至。”谦逊一回，对面坐定。赵朴斋取一支水烟筒送上善卿。善卿道：“舍甥初次到上海，全仗大力照应照应。”小村道：“小侄也勿懂啥事体，一淘上来末自然大家照应点。”又谈了些客套，善卿把水烟筒送过来，小村一手接着，一手让去床上吸鸦片烟。善卿说：“勿会吃。”仍各坐下。

朴斋坐在一边，听他们说话，慢慢的说到堂子信人。朴斋正要开口问问，恰好小村送过水烟筒，朴斋趁势向小村耳边说了几句。小村先哈哈一笑，然后向善卿道：“朴兄说要到堂子里见识见识，阿好？”善卿道：“陆里去哩？”小村道：“还是棋盘街浪去走走罢。”善卿道：“我记得西棋盘街聚秀堂里有个信人，叫陆秀宝，倒无啥。”朴斋插嘴道：“就去哉晚。”小村只是笑，善卿也不觉笑了。朴斋催小村收拾起烟盘，又等他换了一副簇新行头，头戴瓜棱小帽，脚登京式镶鞋，身穿银灰杭线棉袍，外罩宝蓝宁绸马褂，再把脱下

的衣裳，一件件都折叠起来，方才与善卿相让同行。朴斋正自性急，拽上房门，随手锁了，跟着善卿、小村出了客栈。转两个弯，已到西棋盘街，望见一盏八角玻璃灯，从铁管撑起在大门首，上写“聚秀堂”三个朱字。善卿引小村、朴斋进去，外场认得善卿，忙喊：“杨家姆，庄大少爷朋友来。”只听得楼上答应一声，便登登登一路脚步声到楼门口迎接。三人上楼，那娘姨杨家姆见了道：“噢，洪大少爷，房里请坐。”一个十三四岁的大姐，早打起帘子等候。不料房间里先有一人横躺在榻床上，搂着个信人，正戏笑哩。见洪善卿进房，方丢下信人，起身招呼，向张小村、赵朴斋也拱一拱手，随问尊姓。洪善卿代答了，又转身向张小村道：“第位是庄荔甫先生。”小村说声“久仰”。那信人掩在庄荔甫背后，等坐定了，才上前来敬瓜子。大姐也拿水烟筒来装水烟。庄荔甫向洪善卿道：“正要来寻耐，有多花物事，耐看看阿有啥人作成？”即去身边摸出个折子，授与善卿。善卿打开看时，上面开列的或是珍宝，或是古董，或是书画，或是衣服，底下角明价值号码。善卿皱眉道：“第号物事，消场倒难哩。听见说杭州黎篆鸿来里，阿要去问声俚看？”庄荔甫道：“黎篆鸿搭，我教陈小云拿仔去哉，勿曾有回信。”善卿道：“物事来噪陆里？”荔甫道：“就来噪宏寿书坊里楼浪，阿要去看看？”善卿道：“我是外行，看啥哩。”赵朴斋听这等说话，好不耐烦，自别转头，细细的打量那信人：一张雪白的圆面孔，五官端正，七窍玲珑，最可爱的是一点朱唇时时含笑，一双俏眼处处生情；见他家常只戴得一枝银丝蝴蝶，穿一件东方亮竹布衫，罩一件元色绉心缎镶马甲，下束膏荷绉心月白缎镶三道绣织花边的裤子。

朴斋看的出神，早被那信人觉着，笑了一笑，慢慢走到靠壁大洋镜前，左右端详，掠掠鬓脚。朴斋忘其所以，眼光也跟了过去。忽听洪善卿叫道：“秀林小姐，我替耐秀宝妹子做个媒人阿好？”朴斋方知那信人是陆秀林，不是陆秀宝。只见陆秀林回头答道：“照应倪妹子，阿有啥勿好。”即高声叫杨家姆。正值杨家姆来绞手巾，冲茶碗，陆秀林便叫他喊秀宝上来加茶碗。杨家姆问：“陆里一位嘎？”洪善卿伸手指着朴斋，说是：“赵大少爷。”杨家姆眯了两眼道：“阿是第位赵大少爷？我去喊秀宝来。”接了手巾，忙登登登跑了去。

不多时，一路咕咕咯咯小脚声音，知道是陆秀宝来了。赵朴斋眼望着帘子，见陆秀宝一进房间，先取瓜子碟子，从庄大少爷、洪大少爷挨顺敬去。敬到张小村、赵朴斋两位，问了尊姓，却向朴斋微微一笑。朴斋看陆秀宝也

是个小圆面孔，同陆秀林一模一样，但比秀林年纪轻些，身材短些，若不是同在一处，竟认不清楚。

陆秀宝放下碟子，挨着赵朴斋肩膀坐下。朴斋倒有些不好意思的，左不是，右不是，坐又坐不定，走又走不开。幸亏杨家姆又跑来说：“赵大少爷，房间里去。”陆秀宝道：“一淘请过去哉哋。”大家听说，都立起来相让。庄荔甫道：“我来引导。”正要先走，被陆秀林一把拉住袖口说道：“耐勤去哩，让俚呆去末哉。”洪善卿回头一笑，随同张小村、赵朴斋跟着杨家姆，走过陆秀宝房间里。就在陆秀林房间的间壁，一切铺设装潢不相上下，也有着衣镜，也有自鸣钟，也有泥金笺对，也有彩画绢灯。大家随意散坐，杨家姆又乱着加茶碗，又叫大姐装水烟。接着外场送进干湿来，陆秀宝一手托了，又敬一遍，仍去和赵朴斋并坐。

杨家姆站在一旁，问洪善卿道：“赵大少爷公馆来啲陆里嘎？”善卿道：“俚搭张大少爷一淘来啲悦来栈。”杨家姆转问张小村道：“张大少爷阿有相好嘎？”小村微笑摇头。杨家姆道：“张大少爷无拨相好末，也攀一个哉哋。”小村道：“阿是耐教我攀相好？我就攀仔耐末哉哋，阿好？”说得大家哄然一笑。杨家姆笑了，又道：“攀仔相好末，搭赵大少爷一淘走走，阿是闹热点？”小村冷笑不答，自去榻床躺下吸烟。杨家姆向赵朴斋道：“赵大少爷，耐来做个媒人罢。”朴斋正和陆秀宝鬼混，装做不听见。秀宝夺过手说道：“教耐做媒人，啥勿响嘎？”朴斋仍不语。秀宝催道：“耐说说哩。”朴斋没法，看看张小村面色要说，小村只管吸烟不理他。正在为难，恰好庄荔甫掀帘进房。赵朴斋借势起身让坐。杨家姆见没意思，方同大姐出去了。

庄荔甫对着洪善卿坐下，讲论些生意场中情事，张小村仍躺下吸烟。陆秀宝两只手按住赵朴斋的手，不许动，只和朴斋说闲话，一回说要看戏，一回说要吃酒，朴斋嘻着嘴笑。秀宝索性搁起脚来，滚在怀里，朴斋腾出一手，伸进秀宝袖子里去。秀宝掩紧胸脯，发急道：“勤哩！”张小村正吸完两口烟，笑道：“耐放来啲‘水饺子’勿吃，倒要吃‘馒头’。”朴斋不懂，问小村道：“耐说啥？”秀宝忙放下脚，拉朴斋道：“耐勤去听俚，俚来啲寻耐开心哉哩！”复眯着张小村，把嘴披下来道：“耐相好末勿攀，说倒会说野啲！”一句说得张小村没趣起来，讪讪的起身去看钟。洪善卿觉小村意思要走，也立起来道：“倪一淘吃夜饭去。”赵朴斋听说，慌忙摸块洋钱丢在干湿碟子里。陆秀宝见了道：“再坐歇哩。”一面喊秀林：“阿姐，要去哉。”陆秀林也跑过这边来，低声和庄荔甫说了些甚么，才同陆秀宝送至楼门口，都说：“晚歇一淘

来。”四人答应下楼。

第一回终。

第二回 小伙子装烟空一笑 清馆人吃酒枉相讥

按：四人离了聚秀堂，出西棋盘街北口，至斜角对过保合楼，进去拣了正厅后面小小一间亭子坐下。堂馆送过烟茶，便请点菜。洪善卿开了个菜壳子，另外加一汤一碗。堂馆铺上台单，摆上围签，集亮了自来火。看钟时已过六点。洪善卿叫烫酒来，让张小村首座，小村执意不肯，苦苦的推庄荔甫坐了。张小村次坐，赵朴斋第三，洪善卿主位。

堂馆上了两道小碗，庄荔甫又与洪善卿谈起生意来，张小村还钺说两句。赵朴斋本自不懂，也无心相去听他，只听得厅侧书房内，弹唱之声十分热闹，便坐不住，推做解手溜出来，向玻璃窗下去张看。只见一桌圆台，共是六客，许多馆人团团围绕，夹着些娘姨、大姐，挤满了一屋子。其中向外坐着紫糖面色三绺乌须的一个胖子，叫了两个局。右首馆人正唱那二黄《采桑》一套，被琵琶遮着脸，不知生的怎样。那左首的年纪大些，却也风流倜傥，见胖子豁拳输了，便要代酒。胖子不许代，一面拦住他手，一面伸下嘴去要呷。不料被右首馆人停了琵琶，从袖子底下伸过手来，悄悄的取那一杯酒授与他娘姨吃了。胖子没看见，呷了个空，引得哄堂大笑。

赵朴斋看了满心羡慕，只可恨不知趣的堂馆请去用菜，朴斋只得归席。席间六个小碗陆续上毕，庄荔甫还指手划脚谈个不了。堂馆见不大吃酒，随去预备饭菜。洪善卿又每位各敬一杯，然后各拣干稀饭吃了，揩面散坐。堂馆呈上菜帐，洪善卿略看一看，叫写永昌参店，堂馆连声答应。

四人相让而行，刚至正厅上，正值书房内那胖子在厅外解手回来，已吃得满面通红。一见洪善卿，嚷道：“善翁也来里，巧极哉，里向坐。”不由分说，一把拉住，又拦着三人道：“一淘叙叙哉晚。”庄荔甫辞了先走。张小村向赵朴斋丢个眼色，两人遂也辞了，与洪善卿作别，走出保合楼。

赵朴斋在路上咕嘈道：“耐为啥要走哩？镶边酒未落得扰扰俚哉晚。”被张小村咄了一口道：“俚噪叫来噪长三书寓，耐去叫么二，阿要坍台！”朴斋方知道有这个缘故，便想了想道：“庄荔甫只怕来噪陆秀林搭，倪也到秀宝搭去打茶会，阿好？”小村又哼了一声道：“俚勿搭耐一淘去，耐去寻俚做啥？”

阿要去讨惹厌！”朴斋道：“价未到陆里去嘛？”小村只是冷笑，慢慢说道：“也怪勿得耐，头一埭到上海，陆里晓得白相个多花经络。我看起来，勳说啥长三书寓，就是么二浪耐也勳去个好。俚睬才看惯仔大场面哉，耐拿三四十洋钱去用拨俚，也勿来俚眼睛里。况且陆秀宝是清倌人，耐阿有几百洋钱来搭俚开宝？就省点也要一百开外嘛，耐也犯勿着嘛。耐要白相末，还是到老老实实场花去，倒无啥。”朴斋道：“陆里搭嘛？”小村道：“耐要去，我同耐去末哉。比仔长三书寓，不过场花小点，人是也差勿多。”朴斋道：“价末去哩。”小村立住脚一看，恰走到景星银楼门前，便说：“耐要去末打几首走。”当下领朴斋转身，重又向南，过打狗桥，至法租界新街尽头一家，门首挂一盏熏黑的玻璃灯，跨进门口，便是楼梯。朴斋跟小村上去看时，只有半间楼房，狭窄得很，左首横安着一张广漆大床，右首把搁板拼做一张烟榻，却是向外对楼梯摆的，靠窗杉木妆台，两边“川”字高椅，便是这些东西，倒铺得花团锦簇。

朴斋见房里没人，便低声问小村道：“第搭阿是么二嘛？”小村笑道：“勿是么二，叫阿二。”朴斋道：“阿二末比仔么二阿省点？”小村笑而不答。忽听得楼梯下高声喊道：“二小姐，来哩。”喊了两遍，方有人远远答应，一路戏笑而来。朴斋还只管问，小村忙告诉他说：“是花烟间。”朴斋道：“价末为啥说是阿二呢？”小村道：“俚名字叫王阿二。耐坐来里，勳多说多话。”话声未绝，那王阿二已上楼来了，朴斋遂不言语。王阿二一见小村，便冲上去嚷道：“耐好啊，骗我阿是？耐说转去两三个月嘛，直到仔故歇坎坎来！阿是两三个月嘛，只怕有两三年哉。我教娘姨到栈房里看仔耐几埭，说是勿曾来，我还信勿过，间壁郭孝婆也来看耐，倒说道勿来个哉。耐只嘴阿是放屁，说来嘛闲话阿有一句做到。把我倒记好来里，耐再勿来末，索性搭耐上一上，试试看末哉！”小村忙陪笑央告道：“耐勳动气，我搭耐说。”便凑着王阿二耳朵边轻轻的说话。说不到三四句，王阿二忽跳起来，沉下脸道：“耐倒乖杀嘛！耐想拿件湿布衫拨来别人着仔，耐末脱体哉，阿是？”小村发急道：“勿是呀，耐也等我说完仔了哩。”王阿二便又爬在小村怀里去听，也不知咕咕唧唧说些甚么。只见小村说着又努嘴，王阿二即回头把赵朴斋瞟了一眼，接着小村又说了几句。王阿二道：“耐末那价呢？”小村道：“我是原照旧哩。”王阿二方才罢了，立起身来剔亮了灯台，问朴斋尊姓，又自头至足细细打量。朴斋别转脸去装做看单条。只见一个半老娘姨，一手提水铤子，一手托两盒烟膏，蹭上楼来，见了小村，也说道：“阿唷，张先生嘛。倪只道仔耐勿来